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新刊全相三國志平話 新刊全相三國志平話下

【龐統謁玄德】魯肅回程，後過江。頭尾無兩個月，周瑜引軍五萬，荊州南約百里，西行收川。周瑜軍行，見一萬軍攔住，有皇叔，諸葛言：「你知得荊州一併三年不收，今年田種，八月半頭，看看收刈。十萬軍東西下有三十里長，南北下八十里來闊，軍人耗蕩。百姓遠赴荊州所告。」周瑜曰：「前者納糧一百萬石，買路收川，豈無耗蕩。」周瑜又言：「軍師少為莊農，見耗蕩田種，軍師煩惱。」武侯叫而言：「公瑾不聽魯肅之說。」公瑾無言支對。眾官撥開陣，元帥西行。

又至來日，周瑜引軍西行，又一萬軍攔住路。張飛高叫：「軍師嚴令，元帥西行何往。」道罷，各下營。張飛攔道紮一槍營。當夜約到二更，周瑜偷道而過。至天明，元帥西行。數日到西川境界，見者官員，不降而即殺。張飛軍襲其後，元帥所奪州府縣鎮，皆被張飛所收。周瑜言：「此乃牧牛村夫之計。」周瑜言罷，金瘡氣破。

又行五程，累次人告，元帥金瘡疼痛不能忍。眾官人告元帥，前至巴丘城，周瑜伏病不起。數日，飲食不能進，頭面腫，叫故人魯肅哭而言曰：「吾巴丘已死也。大夫帶骨殖卻歸江吳，倘見小喬，再三申意。」言盡，滿城皆哭。

至日，元帥病轉加，人告曰，衙門前一先生，言元帥布衣相交。」言：「請至帳下。」眾官扶起元帥侍坐，先生上階，認得是西川洛城人也，姓龐名統，字仕元，道號鳳雛先生，抱頭而哭。龐統言：「吾弟輒有此事。」周瑜袒臂，使龐統「觀吾金瘡。」龐統不忍視之。周瑜又言：「我死家兄保骨殖歸江南。」

周瑜死，龐統壓住將星，當夜將周瑜屍首，有日過江，軍師攔住。武侯曰：「吾知周瑜死，將星壓住者，龐統計也。」龐統聞言，出與軍師相見，軍師放過屍首。

數日，到金陵府，孫權曰：「厚葬之。」做好事月餘了畢。魯肅對孫權舉薦龐統，孫權罵魯肅：「前者劉表死，你赴荊州弔孝，引劉備在夏口，又引諸葛過江，美言說動三十萬軍，百員名將，把了柴桑渡，相拒曹操，又使一計，赤壁大戰，破曹操一百萬軍，吾折卻數萬軍，沒了數十個名將，黃蓋。劉備又奪了荊州十三郡，使村夫氣殺愛將周瑜，使我心碎萬段。」詭魯子敬啞啞而退。

說魯肅到宅，三日發龐統上路，要差一個官人送過大江。龐統在路，到荊州，見帝星朗朗，照荊楚之地，龐統言：「吾不失其主，天下人皆說皇叔仁德之人。」入衙見皇叔，皇叔請座，皇叔問：「先生高姓。」只言：「姓龐名統。」皇叔會其意，又問：「先生與諸葛相知否。」龐統唯唯而立。皇叔與龐統文書，便做歷陽縣令。

龐統不遂其志，前後半月，錯斷了公事，百姓遠赴荊州告皇叔。皇叔曰：「先不相識，自說與孔明弟兄，與文字為歷陽縣令，有何虧負你。」近人告曰：「張飛在衙前下馬。」皇叔叫至當面。玄德問：「軍師何往。」張飛言：「荊州正北，在荊山縣。」皇叔說龐統事。張飛言：「我去歷陽，拖出那漢當面見家兄。」

來日，張飛引數十人，至歷陽衙前下馬，有百姓，官吏皆言龐統不仁。張飛持劍入衙，至天晚，聽得鼻氣苦雷，張飛連砍數劍，血如湧泉。揭起被服，卻是一犬。張飛言：「賊人何往。」

【張飛刺蔣雄】

來日，到荊州，告皇叔說前事。皇叔說，太尉莫非賢人也。」頭尾十日，沿江四郡皆反，玄德問諸葛，軍師言：「不記徐庶之言，南有臥龍，北有鳳雛，倘得一人，可安天下。龐統者，乃西川洛城人也。是鳳雛先生。今言四郡皆反，皆被龐統所說。」皇叔：「軍師道者當也。」軍師呼趙雲：「將三千軍奔長沙郡收趙範去。」

來日天曉，趙雲上路。趙範袒臂牽羊，遠迎趙雲入衙，言：「四郡反，皆龐統所說。」筵會至晚，趙範帶酒，留數十個婦人，內由一婦人，身著絳衣，體貌嬌容，使捧酒對。趙範言：「此乃家嫂也，當與子龍為妻。」趙雲叫：「爾乃匹夫之輩。軍師嚴令，豈以酒色為念。」言罷出衙。趙範帶酒言：「不仁者趙雲。」引三千軍圍了館驛，有意殺趙雲，被子龍一箭射死。至來日天曉，對眾官，百姓說殺了趙範並家族，安撫了百姓，卻還荊州見皇叔，說與軍師，言趙雲收了長沙郡。

又張飛西南遠一百里赴桂陽郡，太守蔣雄，那漢兼文帶武。至來日，引三千軍，去離桂陽無十里下寨。有人告太守蔣雄，蔣雄言曰：「張飛粗人也。孫武子兵書，馬軍行四不得來，步軍行五不得行，多時尚乏。今張飛軍可行百里，探得人困馬乏。管仲言，遠來可易襲，可擊。乘勢殺張飛，如去諸葛左右一臂。」

蔣雄點五千軍出城劫張飛寨，劫著空營，四面埋伏軍皆起。蔣雄欲保桂陽，被張飛先取了，復來迎蔣雄，兩軍相接，二人交馬，被張飛刺於馬下，收了桂陽郡。張飛入荊州。

【諸葛引眾見玄德】

諸葛又仗公子劉封交戰韓國忠。國忠敗，劉封赴一高阪，四面皆水，韓國忠乘船而去，劉封欲出，前面一將攔住，身長一丈，環眼鬚長，使柄大刀，馬上高叫道：「此計捉關，張二將，劉封成何以堪。」軍聽得，再問眾官。張飛又與韓國忠對陣。胡漢又出馬，張飛交馬，約鬥十合，不分勝敗，前後三日，令人告軍師，引上來。

張飛接軍師入寨，一一與軍師言：「倘得此人，愁甚漢天下不立。」天曉，軍師去阜高處，西南而望，眾官見桂陽西南坡上，直下是水，困劉封。水岸上見一槍營：「此處必有鳳雛也。」當夜寫書，令龐竺暗將書偷路而過，遠至小寨，被人拿住，見龐統。龐竺呈書與龐統，統笑曰：「諸葛者，乃故人也。」卻寫書與龐竺，投明還寨，卻呈書與軍師，軍師讀了，至晚，令龐竺將一千軍，赴高坡上，燒著蘆葦，劉封出來見諸葛。

後說龐統，當夜請名將，關西扶風人也，姓魏名延，字文長，與龐統坐，具說漢室來軍，都上霸氣，韓國忠不仁，事有決無斷。又說：「玄德仁德之人也。不聞高鳥相林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佐。」方至來日，兩軍對陣，魏延斬了韓國忠於馬下。龐統收了武陵郡，投了諸葛，引軍正西到金陵郡。

太守金族引軍出馬，與孔明對陣。金族使一將出馬，軍師大驚，龐統言曰：「此鄂郡人也，姓黃名忠，字漢升。」軍師使魏延相殺二日，不分勝敗。使張飛對陣，與黃忠鬥到十合，又不分勝敗。黃忠言：「吾只識雲長，豈識張飛，魏延。」

前後十日，不能收金陵郡。軍師言曰：「黃忠乃將材也。皇叔不能降這漢。」使一人入荊州，令關將弘五千軍從荊州來，眾官按入寨。

無三日，關將與黃忠鬥，終著不見輸贏。軍師問，龐統言曰：「前者說四郡時，龐統言曰，曾與黃忠道話。黃忠言，『吾乃江南一號，金族與我恩厚，若金族在，當殺身而報，倘若金族死然後，擇主而佐。』」諸葛言：「得黃忠也。」

無三日，武侯與黃忠對陣，武侯詐敗，金族趕落陣，行數里，復把金族攔住，武侯四馬車，車內坐軍師，倒身，弩箭皆出，射殺金族，軍師班軍入寨。無三日，黃忠來報仇，龐統說黃忠：「不肯納降。」黃忠言曰：「我有一病，您誤然殺我主公，我須報仇，豈有納降者。」與張飛交馬，鬥到百合，未分勝敗。又使魏延出馬，二將合併黃忠，忠威武轉加。軍師言曰：「老賊忒遲不睹事，當斬黃忠。」四騎馬交戰，見一道血起，一將落馬。

卻說，黃忠馬失，輪刀步戰三將。關公言曰：「此乃大丈夫也，世上皆無。」軍師高叫：「三將停馬。」武侯美言說黃忠降了漢。黃忠把金族埋殯了畢。軍師班軍入荊州見皇叔，皇叔看三將，為首者是龐統，皇叔言：「賢人也。」又看魏延：「賢德也。」言：「不若吾弟關公。」又看第三將是黃忠老將。

【曹操殺馬騰】

卻說曹相長安內外廳而坐，問眾官曰：「常記二年前，赴孤窮劉備入夏口，時有五萬軍，尚不能捉，今授荊州有十三郡，軍有五萬，猛將三十員，無人可當。知文者有諸葛，知武者有關，張二將。」問眾官：「您怎生料敵。」有大夫賈詡，對丞相談：「有先君手內罷了的西魏州平涼府節度使，姓名馬騰，乃東漢光武手中雲將馬援九世之孫，馬騰有二子，長子馬超，字孟起，次子馬岱。軍人言曰：「三個將軍，各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馬騰可料諸葛，馬超可料關公，馬岱可敵張飛。」

曹操來奏帝，詔往西魏州平涼府，節度使邊章，副將韓遂接使命入衙，請馬騰拜詔，讀罷詔書，送使命卻還長安，馬騰準備入朝。

至夜，馬超告父：「因何不悅。」馬騰曰：「吾兒不聞先君手內十學士弄權，後有董卓弄權。不知曹操天下，斬斲不由獻帝，存亡皆在曹公。倘我入朝，曹公仁德則一筆勾斷。倘若不仁，就死於帝都。」言二子。「書來喚你，當休入長安。倘若吾死，當殺曹操與我報仇。」

來日天曉，馬騰上路，數日到長安，在永金禪院安下。第三日，出見帝，得舊職。馬騰謝了聖恩，御宴三日。

有一日，駕坐紫逍遙光軒殿中，宣近臣言治天下事，文武不語。帝問馬騰，馬騰言曰，治天下，效學堯，舜，禹，湯，安天下下若太山，學桀，紂無道，天下不能作主。陛下依臣四件事，當治天下太平。」帝問：「如何。」馬騰再奏。「遠賞邊軍，近去邪臣，輕薄稅賦，重放謝恩。」又言：「帝不聞楚平王因奸子妻，使皇后太子孫兒相殺，將是宰相費無忌之心。天下不聞秦胡亥，有大夫趙高賊臣，失其天下。非君上之過也，蓋近臣之罪也。」帝不語。

一人高叫：「馬騰才入朝中，對帝亂奏。你言近臣何人也。」馬騰颯了，高叫：「曹操，你非忠臣，今聞褒貶宜參。封贈助賞，皆由於汝，使帝受倒懸之急，壘卵之危。」謊文武失色，獻帝笑曰：「馬騰，你休胡奏，曹操忠臣也。」賜宴和會二卿。到晚，馬騰歸寺，曹操當夜使三千軍，數員將，沒一個時辰，把馬騰皆斬了。來日，曹操奏馬騰害中風病死。帝大驚，使官葬了，並無知者。

【馬超敗曹公】

卻說馬超，馬岱二人，眠夢不安。使馬岱長安路上打聽消息，馬岱悶座，忽見僕人披頭而來，哭曰：「老太尉一家老小，皆被曹操使殺了。」馬岱歸說與馬超，馬超痛哭無聲。

有太守邊章，韓遂借一萬軍與馬超，數日，到平涼府西邊下寨。東有曹操，剋日兩軍對陣。

馬超出馬，持槍溺戰。曹操觀了大驚，見馬超面如活蟹，目若朗星，身披重孝，高叫：「曹賊殺我父母，有何冤仇。」夏侯敦出馬與馬超戰，都無數合，馬超詐敗，夏侯敦趕，回身便射夏侯敦一箭，幾乎致命。

兩軍相殺，馬超拿住曹軍，問：「曹賊生得如何。」其軍怕死怕，言：「曹公生得美貌髯長。」馬超傳令：「拿住者，與金珠萬貫。」曹操聽得，刀斷其髯，換衣。相殺到晚，若無五帝之分，死於萬刃之下。曹操得脫亂軍，到於營中，茶飯不能進。

當夜，令船過渡渭河，東西下寨。河北岸有馬岱軍一萬，使箭皆射，南岸有邊章，韓遂，使軍三萬亂射，曹軍落水，勿知其數。

卻說騎馬夾間，曹公用鞍{革占}遮其首，順流而下。天明，船達南岸，曹公得馬欲走，正迎馬超，於渭河夾間，馬超連殺曹公八陣，三日得脫，於阜高處下寨。馬超三萬軍，於東南下寨。

住數日，有一先生來見馬超，超問：「尊重何人也。」先生言：「是華山雲臺觀仙長妻子伯，特來獻一計與將軍，為父報仇。」超曰：「願聞。」曰：「便馬岱將二萬軍，先入長安，救了獻帝，殺曹賊家族，然後殺曹賊未遲。」超曰：「此語特遠。大丈夫就勢殺賊，豈不為便。」伯見超不伏，出寨。

又三日，謁見曹公。眾人說：「華山妻子伯。」曹公邀侍坐，先生言：「獻三計與曹公，乃心腹之患。」曹相問：「第一破馬超，不聞邊章，韓遂深受其財。教移了馬超一萬軍。數日得近，聞馬超借胡人軍三萬，胡人多與金珠段匹，胡軍皆散。使馬超不能進也。」曹操大善：「師父言者當。」先生去了。

官裡詔，多與邊章，韓遂金珠，離了馬超，收了一萬軍。後重二萬軍，北歸新野。馬超軍沒三千，曹軍添數十萬。

馬超西走，曹軍後趕，馬超到劍關，路遇三萬軍，為首一將張魯，馬超西走曹操。卻說張魯與馬超報仇，曹相十五萬軍，東下其寨，虎視張魯。約到月餘，張魯與馬超說：「西有劍關，我曾被餓民劉璋通我下關。」張魯，馬超西至關下，看棧道，山勢極險不可言，張魯使軍虎視劍關。數日，引馬超往東戎郡，劍關下多劉獨霸。

【玄德符江會劉璋】

說把劍關強項公張任申表見劉璋，與文武評議，大夫張鬆言：「東南有吳，江東有荊州劉備，劍關下有張魯，馬超，兼長安曹操。」眾諸侯皆有圖川之意。可迎賢相，立見主公，可結一路，主公相保。」劉璋問上大夫張鬆：「誰勢大者。」言：「曹操。」帝委張鬆將西川圖，尋小徑運去長安見曹相。

曹操見張鬆身長五尺五寸，面黃肌瘦，言不滿百，曹公不言，歸宅，張鬆又言：「侍郎楊修上器。」修言：「曹相下視張鬆。」楊修對張鬆說曹相之德，取『孟德書』一十六卷，『孫子書』一十三篇，張鬆請看，楊修取與大夫看一遍，如瓶注水，孟律東流。楊修大驚，說與曹公言，令人急請，去了張鬆，趕不見。

張鬆東南行，見旺氣，遠去荊州。數日到荊山縣，離荊州有十里，到館驛安下，說與知縣，申文遠見皇叔。

張鬆來日到城，有眾官，百姓，皇叔邀入衙，筵會三日。張鬆觀眾官，乃龍虎之輩。左有臥龍，右有鳳雛，正面皇叔，俱貴氣說不盡。張鬆把西川圖獻與荊王。張鬆：「西川主為不正，皇叔尚得一占，而眾官皆喜。」皇叔請諸葛寫書入川見劉璋。

張鬆上路，前後一月至家。次日見帝，言曹操不仁，又思前者得荊州，斬卻劉璋帝問：「再見何人。」言荊王劉備之德，將皇叔書交劉璋，帝問文武，又有一上大夫秦宓言：「主公不聞，玄德前者吳江借軍，使周瑜吳江大戰，夏口救了皇叔。不聞諸葛三氣周瑜。」秦宓再言：「皇叔猶虜之人也，倘邀到西川，與主公作景。」張鬆高叫：「大夫錯矣。前者劍關下，張魯，馬超無人可當。主公不聞皇叔漢家宗室。」眾官不語。

劉璋使法正，數日到荊州，見皇叔，軍師，筵會數日。軍師又言：「東南使書治其吳。皇叔不知，荊州北連江北岸，有曹操屯軍十萬，倘取西川，曹操作景。」皇叔問：「殺曹賊一陣，諸葛然後收川。隨寫書上曹公，剋日對陣，使曹操不能正視過江。」使人持書見曹公，曹公讀畢，大罵。

劉備又拜一先生為帥，自言龐統，對陣大敗，曹相就勢奪荊州。趕到三十里，迎著張飛，曹操軍到，正北有魏延一萬軍，殺曹操大敗北走，前至一嶺，名曰，撲豬嶺，上有皇叔，播木砲石皆下。

天晚，奪路而出，東西火起，正北關羽攔住，曹操撞破陣勢，前到黃崖口，一萬軍攔住，為首者黃忠相殺，曹操得命，過連江夏口，軍沒一萬。漢軍趕成，前面武侯邀住，曹公軍不上五千人回去。

卻說軍師入荊州，擇日，龐統為帥，邀皇叔收川。諸葛言：「今年太歲在西方，折其一大將軍。」龐統笑曰：「我命在天，不怕。」

皇叔引龐統，黃忠，魏延眾將等，選日兵行。前到葭萌關，有太守攔路，言大夫法正道：「有聖旨，不曾得官裡所言，單放過法正入川。」到帝都見劉璋，大喜。再問文武言：「吾離成部府百里地，名曰涪江會，與皇叔相見。」大夫秦宓言：「主公若到涪江會，與皇叔相見，定有壘卵之危。」眾將皆諫之，劉璋不從。

前後數日，引軍三十萬，猛將百十員，東至涪江會二十里下寨。來日天曉，與劉璋相見在涪江嘗，二帝各敘宗祖，抱頭而哭。

多時，茶飯罷，龐統又執盞，目視黃忠。忠拔劍，有意殺劉璋。玄德怒曰：「不得無禮。」黃忠不敢下手。眾官皆鬧。宴罷，

眾官邀劉璋出本寨。

後說龐統對皇叔言：「今日不得西川，非龐統之過也，蓋主公之罪。」玄德曰：「此漢家宗室，豈能下手。」

後說劉璋眾官皆言，幾乎主公不得其命。」至來日，劉璋使劉巴請皇叔。龐統告皇叔休往，怕賊所囚，告不住。魏延，龐統長在皇叔左右，點三千軍在劉璋寨門，使賊人不足念，來日，劉璋邀皇叔筵會，有劉巴，元帥張任，上大夫秦宓與皇叔相爭，劉璋言曰：「皇叔仁德之人，眾官不可。」先主出寨至營。

【雒城射龐統】

後說秦宓告劉璋遠赴巴州，有太守嚴顏同元帥張任，將五萬軍當捉劉備。劉璋尚不肯。有張鬆，法正二人，本帳評議，張鬆言：「皇叔行德行義，信龐統。」張鬆言：「涪江會當殺劉璋，西川一占而得！管■庖蝗粟w文聽得，說與劉璋，即時捉住張鬆，法正，亂軍打鬧，不覺走了法正。眾官簇張鬆見劉璋，言曰：「劉巴，大夫秦宓言劉備圖其川，吾不詭信。怎知二賊裡應外合，有意獻川與滑虜劉備。」張鬆言曰：「主公不聞孫權有意圖川，弄權曹操有意圖川，劍關下東戎郡張魯，馬超亦有意圖川。主公不聞皇叔仁德，國人皆羨，又是漢之宗室，倘得其州，豈不得一郡養老養。」劉璋痛壞張鬆，慌速令人遠赴巴州，勾太守嚴顏。

後說法正亂軍中走了出寨，見皇叔具說其事。龐統言曰：「皇叔受困，非龐統之過也。」即便起軍，東走葭萌關。人告蜀川元帥強項，張任，引五萬軍後襲。皇叔東到綿州，有太守張邦瑞攔住，相持二日，龐統偷路而過。東北有漢州張昇攔住皇叔。兩下是山。龐統使魏延當往張邦瑞，使黃忠邀住張昇。綿，漢二州夾困住皇叔，數日不能得脫。張任引五萬軍赴險處把了。龐統對皇叔說：「離此百里有城。」即便引軍尋小路遠去雒城。三日叩城門，城上有劉璋弟公子劉珍，認得是龐統，令眾官使箭射。詩曰，

落城龐統中金鏃，天使英雄一命殞。

若是鳳雛應在老，三分怎肯與曹吳。

敗軍復回見皇叔，說落城公子劉珍亂箭射死龐統。皇叔淚下，折箭言誓：「異日此仇必報。」皇叔令龐竺引二十騎，尋小路葭萌關，前至荊州，把此事說與軍師，眾官無有不哭者。

無十日，眾官點起軍，軍分三隊，趙雲取紫烏城，又令張飛取巴州路，軍師取葭萌關路。三隊軍無十萬，實八萬。壽亭侯把荊州。

軍師兵離荊州無二十里下寨。諸葛速令張飛，附耳低語，說與張飛，一千軍於東於守荊州東南，在小江岸上埋伏了。然後到三更，正北軍來至近，其軍三千。有孫夫人車內抱阿鬥，有意投東吳。張飛據鞍，馬上叫：「夫人知皇叔陷了西川，把阿鬥投江南。」張飛一言相責，夫人羞慚，投江而死。

【張飛義釋嚴顏】

張飛後趕軍師，行二日，張飛在於左手下，趙雲在於右手下，軍師正西取葭萌關。

說張飛行十日，前到巴丘縣，百姓走了，張飛西南至巴州，離州四十里下寨。有日，張飛將三萬軍，離巴州五里，到一小江口，令人深水深淺。張飛渡江，有五里闊，看看抵岸。巴州太守嚴顏笑問：「張飛，你不讀孫武子兵法。涉水半渡者可擊。」張飛言曰：「你不聞吾到當陽長阪坡。觀曹操百萬之軍，吾叫一聲，如同小卒。何況小溝，豈能作禍。」張飛縱馬上岸戰。嚴顏亂軍中墮馬，被張飛捉了賊軍，至林前下馬。高叫：「我聞嚴顏，西川名將，今日捉了。斬，斬。」大將聽的，笑曰：「張飛不慣，吾落馬失，被其捉，大丈夫棄命於毫毛，何緣斬。」張飛指住群刀言：「嚴顏，大丈夫也。」令人去其繩索放了。

張飛又言：「西川劉璋，為君昏弱，使張鬆遠赴荊州勾皇叔，言劍關下捉張魯，馬超。聽的賊人巧說，今困皇叔綿，漢夾間，落城射殺龐統。軍師分軍三下收其川，就勢報皇叔。」又言嚴顏：「高鳥相林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佐。」嚴顏曰：「我言皇叔清德於外，張飛乃粗魯人也，尚然仁德。」嚴顏免死納降，張飛無恐怕之心，趕嚴顏便入巴州，筵會三日。

嚴顏獻計：「西北百里，有白雞嶺，我尋思張飛好漢，與拒險之地，有老將王平與我相知。」嚴顏引百騎，北至白雞嶺。老將王平知嚴顏西北而至，共行奔葭萌關，知得武侯奪了關。張飛至門，令人告軍師，張飛引嚴顏來見，軍師說張飛功。

【孔明說降張益】

趙雲不得紫烏城。張飛問軍師：「為何。」「城裡有川將，自言鐵臂將軍張益，其鋒不可當，敗了趙雲。」

軍師引軍紫烏城，張益出馬。軍師著美言，張益不從，與張飛交馬。三日不分勝敗，約戰千百餘合。前後一月，不得紫烏城。皇叔綿，漢夾間死生不知。

後言鐵臂將軍張益與眾官評議，言：「困住皇叔，元帥張任不知有武侯奪了葭萌關，收了巴州，取了白雞嶺，降了嚴顏。與軍師相拒一月，尚不能退，此事如何。」有報事人曰：「國舅引千軍來點颯葭萌關，紫烏城。」

張益言：「國舅趙師道，乃朝廷賊也。」離城三十里，迎國舅入衙管待，欲言：「葭萌關，西川東門也。王守忠勢弱，太尉何保。」張益言：「官員各守本鎮。今賊軍入界，尚在紫烏城下不能退，豈能救葭萌關。」國舅帶酒，慢罵眾官，一連三次。張益對眾官說：「劉璋闇昧，奸臣弄權。」又恩張鬆，法正就川與皇叔，此人是仁德之人。當晚，眾官去趕太守張益，殺了國舅。內有趕散的人，漢軍拿住，說與軍師，大喜。諸葛使兵部侍郎伊籍美言說張益，獻了紫烏城，拜降了。軍師封張益隨軍元帥。

【龐統助計】

至西洛城，有劉珍出戰，眾官捉了，百姓獻了城。軍師問百姓：「龐統屍首在何處。」搜出屍首，害了劉珍，祭賽龐統，埋殮了畢。

數日，軍師引兵西至漢州，有太守張昇迎戰，被張飛捉了。

說張益將一萬軍到綿州，太守張邦瑞與張益交戰，邦瑞大敗走，被張益使兩軍相交，殺散川軍，救了皇叔，與諸葛相見，把綿，漢州金珠，賞了官員。

筵會數日，皇叔蒞至灌錦江，水勢甚大，有橋名昇仙橋。諸葛曰：「非神仙不能言橋。」軍師歸寨，與眾官評議，半月不能進。說黃忠當夜三更，一人高叫：「漢升。」問：「何人也。」言：「你出，乃龐統也。」再言：「四郡與將軍，以報皇叔。前者收川，洛城誤中一箭，我今已死。謝將軍害劉珍，與我報仇。今我生天，別無答賀，皇叔今待收川，三日，等破日，將軍著黃袍，服其首身披黃袍，我助你暗使其功，與皇叔奪橋，以報其恩。」黃忠睡覺，天明，說與軍師。

又三日，武侯使眾官至日引十萬軍，皆至昇仙橋東，擺成陣。軍師祭風，黃忠出馬，有十員名將，隨黃忠一同上橋，響亮一聲若雷，沙石四起，順風者贏，逆風刮折鬆梢，跳樓墜水。黃忠用刀斷開門。眾官奪門而入。有川將元帥張任，無三合，被黃忠斬於馬下。川軍退四十里。

有詩為證，

夜夢龐統獻策方，沙石助戰定遭傷。

昇仙橋上川軍敗，灌錦江頭水勢張。

眺樓墜水風吹木，鐵斷門開劍斷梁。

當時不用神師計，焉能成都坐漢王。

【又詩】

蜀錦江中千古秋，昇仙橋上漢王侯。

當時知會龐公計，免得一心安跳樓。

軍師奪了昇仙橋，斬了張任，川軍旨散。

【黃忠斬馬守忠】

皇叔筵會數日，引軍西至金口關。太守馬守忠言：「大軍將至。」守忠言：「西川不能作主也。」漢軍近也。張飛交戰，敗了馬守忠，黃忠趕上，奪了金口關。又迎太守，被黃忠斬於馬下，然後皇叔上關。軍師問百姓，西無百里，是益州成都府。

無三日，行至成都府。後說劉璋自想：「西川不能作主。」引百姓袒臂牽羊，遠迎軍師，劉璋言曰：「我告皇叔，看漢宗室面，乞一郡養老。」軍師言：「大王放心，皇叔必留你性命。」諸葛暗囚劉璋。皇叔得了益州成都府，眾官皆喜，筵會十日。

有人告：「劍關下東戎郡張魯，馬超等，引軍十萬上劍關，又奪了陽平關，乃後有曹操二十萬軍。無三日，軍師引軍五萬，東赴陽平關。人告：「馬超將三萬軍來也。」武侯使魏延東迎馬超。兩軍對陣，馬超詐敗，射魏延一箭。軍師令大夫伊籍，遠見馬超，投了軍師。張魯可殺曹操。

【皇叔封五虎將】

又說軍師班軍入益州見皇叔，筵會。關公封壽亭侯，張飛封西長侯，馬超封定遠侯，黃忠封定亂侯，趙雲封立國侯。皇叔恩封五虎將軍，唯不見愛弟關公，使心腹人賜金珠，赴荊州封關公壽亭侯。

使命到荊州見了關公，謝了皇叔，管待來使。言：「馬超英勇，猿臂善射，無人可當。」關公曰：「自桃園結義，兄弟相逐二十餘年，無人可當關張二將。」令人將書入川見軍師。無半月，復回書至。關公看畢，笑曰：「軍師言者甚當。」關公對眾官說：「馬超者，張飛，黃忠並為，倘比吾難。」

關公天陰，覺臂痛，對眾官說：「前者吳賊韓甫射吾一箭，其箭有毒。」交請華陀。華陀者，曹賊手中人，見曹不仁，未荊州見關公。請至，說其臂金瘡有毒，華陀曰：「支一柱，上釘一環，穿其臂，可癒此毒！龜P公大笑曰：「吾為大丈夫，豈怕此事。」令左右捧一金盤，關公袒其一臂，使華陀刮骨療病，去盡毒物。關公面不改容，敷貼瘡畢。有詩為證，

三分天下定干戈，關將英雄壯志多。

刮骨療瘡除疾病，剛刀窩肉免沉痾。

辭容不改邀蜀客，顏貌依然飲醪波。

也是神仙藏妙法，千古名醫說華陀。

說壽亭侯刮骨療病，四個月瘡方可。

【關公單刀會】

有一日，探事人言：「江吳上大夫魯肅引萬軍過江，使人將書請關公赴單刀會。」關公：「單刀會上，必有機見，吾豈懼哉。」

至日，關公輕弓短箭，善馬熟人，攜劍，無五十餘人，南赴魯肅寨。吳將見關公衣甲全無，腰懸單刀一口。關公視魯肅，從者三千，軍有衣甲，眾官皆掛護心鏡。君侯自思：「賊將何意。」茶飯進酒，令軍奏樂承應。其笛聲不響三次，大夫高叫言：「宮商角徵羽。」又言：「羽不鳴。」一連三次。關公大怒，掙住魯肅，關公言曰：「賊將無事作宴，名曰單刀會，令軍人奏樂不鳴，爾言羽不鳴，今日交鏡先破。」魯肅伏地，言道：「不敢。」關公免其性命，上馬歸荊州。

後說魯肅使人過江，請元帥呂蒙五萬軍，回取長沙四郡。關公聽得，慌送令人赴益州求救。諸葛引軍到荊州。關公守荊，軍師引軍六萬，五員上將，便與呂蒙對陣。漢軍敗，呂蒙趕到二十里。張飛攔住，吳軍卸敗，漢軍後趕。前到長沙四郡，邊江伏軍皆起。趙雲出殺，吳軍大敗，有意奔寨，黃忠攔住，又殺一陣。呂蒙走至寨，三千軍又攔住，諸葛出殺。呂蒙到江，吳軍沿江走，馬超攔住，又殺一陣。魯肅，呂蒙五萬軍都折了，觀來無三千。呂蒙眾官邊江有蘆葦，吳軍得脫。

說呂蒙收軍在江南岸上，軍師回在北岸。相拒一月，孫權使孫亮將三萬軍，引呂蒙復回，過江與武侯對陣。孫亮對天說誓：「荊州與每吳地唇齒之邦，世不相顧。」又殺孫亮敗，收軍回到。「荊州乃魚米之鄉。先借荊州為本，後圖西川為利，今日方可應也。」軍師言：「西北有魏軍，東南有江吳，倘非君侯，別人難守。」

【黃忠斬夏侯淵】

軍師班軍回到成都，皇叔作宴。前後兩月，小軍來報：「曹軍三十萬，已並了東戎郡，張魯軍十萬同至。」諸葛起軍五十萬，三十員名將，東赴陽平關十里下寨。有人告與曹操軍道：「川軍來也。」陽平關大守伊籍接著軍師，告：「曹軍近四十里下寨。」軍師言：「賊將奪了劍關，又赴陽平關，有意圖川。來日吾決戰，誰敢捉曹賊。」一人仰天大慟。「吾父母皆死賊將之手。」軍師認得是馬超，受了諸葛計。

來日曉，兩軍對陣。曹公又言，「劉備廢了劉璋，只言別人反臣。」令夏侯惇出馬，劉封交戰。至晚，各自班軍入寨。曹公自言：「三十萬軍欲赴川殺劉備，壞了村夫，早來相戰。」

當夜三更，有人告。「一老將運糧至關。」黃忠劫著寨，曹軍亂鬧皆走。伏軍皆起，殺到劍關，正撞著馬超相殺。天曉，曹公得脫，一晝夜折了十萬軍。

又十日，曹公使人探得言：「軍師再使伊籍同馬超守陽平關，武侯入川。」曹公十日又引軍至陽平關，馬超帶酒戰敗，被魏將張遼奪了陽平關。馬超不敢見軍師，私遁。曹公得知，引三十萬軍，百員名將後襲陽平關。大守伊籍無百騎馬，三晝夜入川，軍師知得。

後說曹操令人體探，前至紫烏城，曹操曰：「紫烏城，西川拒險之地。」曹公引軍至關，望見百姓尚作生。又見軍人街市作戲。曹公曰：「咱門急之。」張遼告曰：「此諸葛計也。你見紫烏城百姓帶酒，與軍人作樂，名曰偃旗急鼓。倘入城中，不能出。」東北而走。後有軍趕，有名將魏延殺曹軍大敗，左有劉封，右有趙雲趕到。來日天曉，張飛攔住殺一陣，至陽平關，軍師復奪了。又引黃忠殺一陣。

曹操走至劍關，正撞馬超，又殺一陣，曹操落冠沒甲，走下劍關得脫。

又月餘，軍師屯軍劍關。曹公又屯軍在劍關四十里下寨。有人探得曹公三十萬軍，又教三十萬軍把了定軍山。夏侯淵有三十萬軍蓋屋百間，此處有五十萬糧，虎視巴州，此乃拒險之地。有汾州節度使於汜，運糧至定軍山屯軍。軍師曰：「倘若曹公奪了劍關外十三州，西川不能安穩。」問眾官：「誰敢戰定軍山斬夏侯淵，奪五十萬糧食。」見一人出，乃黃忠，白言：「斬夏侯淵，奪定軍山，要五十萬糧食。」武侯喜，引一萬軍邀隴州奪船車，殺於汜去了。

說黃忠到定軍山，夏侯淵言只知關，張二將。一萬軍內中，一老將敢言：「奪定軍山。」遂引軍下山，與黃忠交馬。

夏侯淵無三合，大敗，走於山上。黃忠自言：「大丈夫豈在人之下。不斬夏侯淵，不奪定軍山，不為大丈夫。」趕上再戰，斬夏侯淵於馬下，奪了糧食，拒險之地。有史官詩曰，

定軍山下罷戈鋌，黃忠獨擒夏侯淵。

取糧斬將登巔嶺，丫鼓奪旗撞陣先。

虎視劍關絕魏寨，龍歸帝裡坐蜀川。

功臣圖像凌煙閣，書史標名萬古傳。

【張飛捉於汜】

說黃忠令人特書遠見張飛，張飛言曰：「家兄每祝老將黃忠建立大功，豈許他人。黃忠奪了定軍山，用言戲我。」張飛引軍尋於汜，在林前歇鑿。人告曰：「於汜軍邀林過來也。」張飛即上馬，捉了於汜。遠去劍關報軍師去也。

【諸葛使計退曹操】

曹公兩度收川，六十萬軍番敗了，某軍無十萬，屯於阜高處，言「羝羊觸藩，進退無門。不能牧川，又怕諸葛後襲。」軍師令人進書與丞相，丞相看書中意，言：「與曹操劍關外，十三州，與你四郡，石防連隴四郡之地。」曹操又思：「諸葛何意。」

曹操十日引軍到石防郡四州畔，只見殺氣盈空。操言：「諸葛者計也。」阜高處下一大寨，坐甲一月不動。一日，曹操夜靜私行，見軍打撲行李。操問，乃兵部侍郎楊修令眾官使軍打撲行李。「扇搖軍心，爾乃何意。」楊修言：「昨日早飯罷，見丞相嘆雞肋，言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，此乃丞相班軍。」曹操高罵：「二年以前，與汝私行，見曹娥八字碑，吾時下不解其意。問爾，亦不會。至天曉，吾方會其意，黃絹者，色絲也，是個『絕』字，幼婦者少女也，是個『妙』字。外孫者女子也，是個『好』字。垂白者受辛也，是個『辭』字。此八字者，是絕妙好辭也。」曹操又罵：「爾料諸葛不敢正視，料吾有似草芥。爾有篡位之心。」令人斬楊修。眾官告不得，斬楊修。

當夜班軍，東走紫林渡。約行二十里，東路南北一條河，上有一橋，軍過盡，後有人拆其橋，兩壁火起。

南有魏延一萬軍起，北有趙雲一萬軍，後有軍師三千軍來襲。至明，約行八十里，前有三千軍，有黃忠，張飛殺一陣，曹操甫能得脫，人困馬乏，不能進也。又迎馬超，後有武侯數十員名將所襲。馬超三萬軍攔住殺一陣。曹操自關中得命，大軍無五千。殺得曹操推冠披髮，偃鞍吐血，數日方到長安。

【曹操斬太子】

第三日見帝，筵會數日，有上大夫賈詡，暗對曹相言：「獻帝之子，眾官曾言，天下官員封官賜賞，皆由曹相。太子欲害丞相。」曹操不語。

數日。詐言奏帝說：「春秋高也，平王之子孫建，陰謀篡位殺父，天地不從。」獻帝再問：「如何。」曹相詐言：「在朝官員皆言太子醉酒，累次言陛下聖壽高矣，他人有意為君。怕太子異日宮中作患。」獻帝不語。又思：「王莽弑平帝奪天下，吾兒乃嫡子也，尚有此意。」再問，曹操奏舉一勸官御史臺，推問太子。曹操令一知心人，鞭撻太子。太子乃帝子龍孫，不能忍受，虛招其罪。曹操奏獻帝，又言太子之事。帝問：「如何斷。」

曹操曰：「斬於都市。」帝言：「吾兒帝子龍孫，豈可斬首市曹。」曹操再奏曰：「自古已來，弑君殺父，豈有赦也。」帝無語以對，委一殿官太尉，市曹斬太子畢。都人言：「劉氏無其王矣。」

獻帝怕曹操，封為大魏王。吳地立孫權為大吳王。西川得知，武侯說與皇叔，自封為漢中王，先主淚下。又思：「高祖提劍，斬白蛇在芒蕩山，收秦滅楚，前後數年，今來獻帝懦弱，曹操弄權，誣害太子，絕漢根芽，皆是曹賊之計。」臥病數日，問諸葛曰：「吾二子，長劉封，次劉禪，誰可為西川之主。」諸葛令眾官評議，托病數日不出。先主使人問軍師，軍師言曰：「在病不能動止，願大王遠赴荊州問關公。」

關公言曰：「劉封乃羅寇之子，劉禪乃嫡子。」文字回見先主，先主曰：「吾弟所言當也。」數日，劉封得葭萌關節度使，引佐貳官孟達。

又數日，漢中王文字立劉禪為西川主。劉封得知，言玄德不仁。孟達曰：「此非皇叔之過，乃關公之罪。」劉封析箭而誓曰：「異日此仇必報。」

【關公斬龐德】

後說關公，前後半年，有人告：「江南使命來到。」江吳上大夫言曰：「吳王之子體知荊王有一女，兩家結親，如何。」關公帶酒，言曰：「吾乃龍虎之子，豈嫁種瓜之孫。」使命去了。

前後一月，長安路上有上大夫陳登，將家小遠赴荊州，與關公相知，邀入城中。關公問，大夫具說：「曹操不仁，長安建銅雀宮，選天下美色婦人，每日作樂。又不聞，蔡琰和番復回，曹公又收在宮中。」陳登言：「吾有一女，曹賊也尚不能並立。」關公言：「大夫是也。」

前後無一月，曹操使命來取陳登。關公不發。曹操侵一元帥龐德，佐貳官於禁引十七萬軍，名曰七軍，每隊二萬五千。

關公斬龐德於馬下，魏軍大敗。

【關公水滄七軍】

數日，關公看於禁寨在於小江下，雨忽作，關公開小江水，其水無邊岸，滄於禁軍皆落。饋■紗蠅(10)很炯o一萬回。於禁回長安說與曹操。

曹操拜四將為元帥，宰相賈詡，第二張遼，第三夏侯惇，第四太尉李典。更有數員名將，起十萬大軍到荊州。張遼獻計：「可接構江吳，兩夾間攻，荊州可破。」

張遼過江見吳王，美言說孫權曰：「吳地名將呂蒙將百員將，千萬軍至荊。東南吳地呂蒙，西北魏軍賈詡。」

關公得知，關平告曰：「我父年邁，遂發文字去益州成都府見漢中王，軍師來，使賊軍不動自解。」關公言曰：「家兄引眾官圖川，無我等之功。今日荊州賊軍侵界，便去取救軍，不為大丈夫也。」

數日，關公出城東南，迎呂蒙，張遼後殺，西北迎魏軍，呂蒙後襲。前後半月，賊軍不散。關公金瘡發。關平告曰：「荊王使人去赴西川求救。」到葭萌關被劉封，孟達納殺文字。前後一月，求救文字三番，皆被劉封納殺不申。

關公金瘡稍斂，來日準備出戰。當夜三更，大風忽作，其響若雷，滿城人若言折了。

關公出戰，兩國夾攻，關公在荊州東南，圍於山嶺，落後數日，大雨降。後說吳，魏兩國官員至荊州，言聖歸天。巧說分了荊州。有張遼，長安說與曹公，曹公大喜無限，荊州敗軍入川說與軍師，軍師大驚，怎敢奏帝，把此事按殺。

後說曹相奏帝：「陛下聖壽。」帝曰：「又無後嗣，可立誰。」操曰，帝不聞堯，舜，禹，湯，有德者立。」帝曰：「誰為有德者。」曹相言：「臣子曹丕，天下皆稱，可立為天子。」無半年，長安西南五十里，有一村，名鳳凰村，此處築一臺，名受禪臺。

歌曰，

鶴鼎燕鼠狐狸臊，鬼吹病死燒蓬蒿。
此臺雖善名不善，壘土雖高德不高。
黃埃數丈炎旌藏，馬驚須破其尾光。
欺凌寡婦奪玉璽，逼嚇孤魂離故鄉。
男兒膽大謀天子，何必更言兒戲爾。
不如握劍分明道，我當為君爾當死。
黃土一堆宮自癡，空在巍巍半空裡。
壞卻唐虞揖讓風，黃埃崢嶸愁處批。
高陵墓土才淹閉，晉公方習唐虞禮。
一堆黃土接雲齊，天下不生靈英知。
人言臺善名不善，盡定陰謀篡漢基。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惡來還有惡圖之。
曹家欲襲千載業，司馬依前襲帝基。
詩曰，

屈斬東宮絕漢孫，善臺魏祖立仇君。

都來五帝陰司報，司馬圖王殺未輕。

卻說曹丕受禪臺，眾官賀新君，改年黃初元年，即帝位，魏文帝即位，兼漢獻帝為山陽郡公，今時懷州修武縣西北有跡。

【先主托孔明佐太子】

卻說江吳孫權立為吳大帝，改黃龍元年，西川軍師聽得，告漢中王得知，先主曰：「漢室衰弱，曹操奪了天下，孫權自霸。」軍師不由玄德，立為蜀川皇帝，改章武元年，筵會數日，與新君賀喜。帝思桃園結義，吾愛弟關公，自吾收川，相別數年，不曾見面，令人遠赴荊州，宣荊王。」軍師不敢隱諱，對帝緩說，先主聽的，忽然倒地，氣殺數番。先主與關公做好事。月餘，與軍師商議。諸葛奏曰：「今歲徵吳，歲月不好，陛下不可。」帝曰：「吾思桃園結義，弟兄三人，共死泉下，有何不可。」軍師諫不的。西川起四十萬軍，又問蠻王孟獲借十萬軍。章武元年，拜張飛為元帥，傾吳。留武侯，太子權國。交馬超東把劍關，老將黃忠，趙雲把定軍山。軍師諫，先主終不從，帝選日引軍五十萬傾吳。

前後一月，帝至白帝城下五座連珠寨。數日，探事人告言：「東有吳軍元帥呂蒙。百員名將過江，十萬軍離白帝城六十里下寨。」皇帝言：「無二日，與軍出戰，斬江吳賊，與關公報仇。」帳下一人叫言：「小臣引軍五萬，當斬賊將。」帝認的是愛弟張飛，張飛帶酒。玄德曰：「吾弟老矣。」

來日出軍，令張飛看寨，三次聖旨，不交張飛出戰。張飛言：「帝恩桃園結義，共死泉下。」撥劍自刎，帝急令人抱住。張飛對先主無君臣之禮。眾官簇擁入寨，張飛仰天大慟。「先主不教我與關公報仇。」言未盡，聲響若雷，大風過，把張飛帥字旗桿刮折。張飛叫把旗人范強當面，打五十棒。當夜歸於本投下。說張飛就食，肉味不堪，帶酒叫庖官至當面，覷張達，韓斌，張飛連罵數句，令人各打三十。

當夜，范強，張達，韓斌等三人吃酒，忍痛飲大醉，言：「張飛今日醉，多恩小過。」不甘的一般，三人同至帳下，殺了張飛，三人提頭投吳去了。

次日帝知，數次氣殺。先主臥病數日。有呂蒙令人將書與先主。無三日，先主引軍與呂蒙對陣。呂蒙詐敗，先主後趕過小江。呂蒙復回再戰，先主大敗。後軍殺西至江口，被吳國元帥陸遜攔殺，先主又敗，吳軍後趕。帝過江四十里下一小寨，令人造飯。正熟，邊岸火起，後有呂蒙殺。西壁火起，前後伏兵攔住，趕先主三晝夜。到白帝城，其軍無三萬。

先帝在白帝城寶女宮養病，茶飯不能進，口鼻血出，急令人遠赴西川宣太子劉禪並軍師，老將趙雲。無一月，太子，軍師至，見帝址太子，控武侯，淚下，與武侯曰：「君臣幾不見面。」前後數日，先主病重，告武侯曰：「方今天下，非卿不能得也。」宣太子至，令拜武侯。武侯欲起，帝壓其身。武侯言曰：「老臣死罪。」先主曰：「軍師不聞周公旦抱成王之說。」帝又言：「阿鬥年幼，不堪為君。中立則立，如不中立，軍師即自為之。」武侯告曰：「臣亮有何德行。今陛下托孤，殺身難報。」太子跪前進，後拜。帝曰，太子但有公事，教軍師會意者。」言訖，帝崩，六十四歲。

【劉禪即位】

章武三年，劉禪立，改建興元年。

卻說軍師壓住帝星，差一萬軍民去白帝城東離二十里下寨，般八堆石頭，每一堆石上有八八六十四面旗，有人告呂蒙，呂蒙引軍來看號。元帥陸遜大驚。眾官問，呂蒙曰：「擺木為陣，火也。草陣，水也，石陣，為迷也。眾官不見每堆石上有六十四面旗，按週八卦。看諸葛會周天法，八百萬，垓星官，皆在八堆石上。」呂蒙又言：「非太公孫武子管仲張良，不能化也。」言未盡，諸葛使魏延尋小石路，劫了元帥大寨。

呂蒙班軍復回，軍師引軍侯趕，兩壁有馬超，關平，夾間。武侯殺一陣，呂蒙過江。侯軍師四匹馬，曳孝車一輛，太子同眾官入川成都府，依帝王服葬了，做好事一月。

【諸葛七擒孟獲】

劉禪即位以來，前後半年，蠻王孟獲，使蠻將來取先君借的十萬軍。「你顧我圖甚。」軍師令人管待茶飯半月，多與金珠去了。少主問軍師：「怕蠻將再來，如何擊畫。」軍師言：「易為。」

建興二年四月，宴坐在醉風樓，與軍師評議國事：「無一年，孟獲起軍十萬，必圖川。」軍師言：「老臣必徵其蠻。」帝大驚，問：「如何。」軍師邀帝倚南面翊杵，見赤氣上衝獅子宮。帝問：「主何凶吉。」諸葛奏曰：「往者先君收川，有殿前太尉雍闓有不忿之心。先帝曾言，收川又斬川將，百姓必怨。今封雲南郡太守，作患。」

後三日，伊籍奏言：「江南反了三鎮，雲南郡太守雍闓，結構宣不韋城太守呂凱，又有雲門關太守杜旗，三鎮結構起九溪十八洞蠻王孟獲，皆反。」帝大驚，問軍師：「有何計策。」武侯奏：「三鎮反者，皆是一將孟獲，先帝借了十萬軍，因此作反，今老臣引五萬軍，取鎮徵蠻。」帝准奏。

武侯無半月，引五萬軍，百員名將，月餘，到雲南郡無十里下寨。三日，雍闓出陣，被魏延斬於馬下。軍師招安了百姓。數日，到不韋城，太守呂凱言：「軍師分軍五路殺害百姓。」引三萬軍出戰。關索詐敗，呂凱趕離城約三十里。人告呂凱言：「諸葛使計奪了不韋城，拿了家小。」呂凱復回。

次日與武侯對陣，武侯使刀劍簇合呂凱家小。呂凱只言：「小人死，乞免母性命。」呂凱大孝，下馬摘了弓箭，前來告軍師言：「小人死，乞免母親。」軍師見呂凱大孝，將家族免放。

又數日，至雲門關，反將杜旗要戰，有老將王平三千軍取雲門關，數日不下，軍師斬了王平，呂凱抱屍而哭曰：「可惜大守吾鄉人也，今日軍師所斬。」軍師又罵呂凱曰：「爾與王平皆為川官，今日犯罪，不在於爾。」眾官連告，放了呂凱。當夜騎馬與三五個知心人，南走雲門關，杜旗放入城，大罵武侯。來日，軍師至，杜旗下關對陣，罵：「諸葛無道，殺主公劉璋。俺皆是川將，如何不反。」武侯使計促了呂凱，杜旗，奪了雲門關，上關賞了軍，安撫了百姓。

又數日，引軍南到蠻界，至瀘水江。其江泛溪熱，不能進。武侯撫琴，其江水自冷。軍師令軍速過，言：「不聞蠻景，煙瘴瀘水多蜈蚣巴蛇，乃蠻地毒物。」

過江沒百里下寨，人告孟獲要戰。來日對陣，軍師令魏延出戰，蠻將大敗，捉了孟獲。至次日，見武侯，孟獲言：「先帝劉備借了十萬軍，卻不得俺反。」

「將十萬金珠來，我放爾之命。」蠻將與了金珠，贖了孟獲。後數日，孟獲遠赴哭娘廟燒香，四面伏軍皆起，又捉了孟獲。又不肯納降，要十萬金珠，又贖了。軍師曰：「無數日，我就帳內促你。」蠻王不信。諸葛多使酒食管待，孟獲去了。至本寨，蠻王言：「諸葛強，放我幾番，何意。」

至來日，蠻王臥病不起，疼痛三日。有日，軍師使關平問蠻王：「不降又不戰，為何。」蠻王言：「害病。」關平言曰：「你識俺軍師善能行醫。」蠻王隨關平見軍師。軍師教藥酒治病，吃了無片時，蠻王復舊如初。軍師曰：「你降麼。今日寨裡捉你。」蠻王不降。軍師：「鎖你赴川，徵了蠻王，後斬爾。」蠻王怕死，又使金珠贖了。眾官告軍師：「蠻王者，夷狄人也，放了三回五次。」軍師笑曰：「吾觀此賊如同草芥，兼自西川國窮。」

又無數日，有蠻王要戰，武侯言：「今番捉你了，降麼。」兩軍對陣，蠻將阜高處，令人撒下毒藥。武侯急下馬，披頭跣足，持劍祭風。蠻王在南，漢軍在北，軍師祭風北起，蠻軍仰撲者勿知其數。軍師捉了蠻王，又使金珠贖了。軍師又言：「咱會一戰，就馬上喝下你來，納降麼。」蠻王不信。

去無數日，軍師與蠻軍對陣，軍師出，喝三聲，南陣上蠻王下馬。軍師到營，蠻王又不降，又使金珠贖了。蠻王歸寨，與眾官

評議，使人多驅虎豹。

前後一月，又搦戰，軍師會其意，無五日對陣，蠻王令人打出虎豹來。諸葛喝一聲絕，到千人一手仗牌，一手提劍，後立名曰蠻牌，充遼虎豹又驚。軍師背後鑼聲皆發，又捉了蠻王，又得了五十萬貫金珠，贖了歸營。蠻將商議：「咱捉了，諸葛肯放麼。吾不與諸葛相見。」當夜，蠻王適過焦紅江南岸十五里住蒲關。

後說軍師自思：「蠻賊不降，異日作患。」軍師引軍過焦紅江，其熱不可受，皆退，其頭髮戴七盤中。軍師又行數日，其熱不能行也。武侯又說，焦紅江岸，其江三里闊，百尺深，望梅止渴。又撫琴。

建興二年，是六月半，大雪降中間，軍到焦紅江，深闊無計可過，軍師令人造風輪，隨風而過，正落在住處蒲關。蠻王曰：「諸葛非人也，乃天神也。」邀軍師入蒲關，管待數日，獻十車金珠，折箭為誓，世不反漢。軍師又言：「放爾之命，寫與文書，多無五年，遠赴祁山，當來救我。」

【軍師六出祁山】

說軍師班軍入川，到益州成都府，賞了軍，安撫百姓，後建興十五年二月半，有劍關大守表奏天子，魏明帝即位。魏明帝青龍四年，拜元帥孟達引軍五萬，離劍關四十里下寨，有意圖川，少主言：「軍師引軍五萬，百員名將，東出劍關十里下寨。」諸葛令知心人將書見孟達。達展書看：

大夫乃川人也。前者荊州陷了雲長，非大夫之過，乃後子劉封，已斷訖。大夫墳墓鄉貫地土皆在川中，豈不聞，越鳥巢南，胡馬嘶北。倘大夫歸川，豈不委使。某當保奏，以位上卿。

孟達笑曰：「軍師言者是也。」卻寫書回諸葛。後數日，孟達佐貳官張昇發表奏帝。魏帝拜元帥司馬仲達，將十萬人，西南赴劍關。孟達得知，寫書與諸葛，諸葛不來。司馬懿近，孟達又寫書與諸葛，諸葛又不來。孟達會其意，言：「諸葛計也。」孟達自縊而死。

司馬軍至，與軍師相拒了半月。有日，使命來言，明帝崩，立弟曹芳，改正始元年。司馬懿班軍。

【諸葛造木牛流馬】

後說諸葛屯軍約一月，引軍離劍關百里有零，欲收關西，東出祁山第一。軍師言：「前是秦川境界，見城方百里，並無草木。我三軍未進，糧草先行。軍渡棧道，欲收關西，軍就糧草，草木皆無，如何收得秦川。」見道傍魏王築城一座，軍師看了秦川，使人問側近莊農之家。「秦川把關軍官姓甚名誰。」言：「姓姜名維，字伯約，先為秦川兵官，後眾官百姓舉作秦太守。」軍師言：「乃能人也，此子可教。」軍師卻上劍關。

諸處勾木匠，造成木牛流馬，約有三百餘只。軍師入關，再出祁山第二，前到秦川四十里下寨。

數日，關平引三千軍來探秦川，至大林前下馬。關平自思，軍師道能人也。關平令軍造飯，姜維軍來殺關平一陣。姜維收軍入城。

數日，見木牛流馬運糧，姜維言曰：「太公，管仲不能及。」又見諸葛木牛流馬邊城過來，姜維使張忠奪木牛流馬。姜維出城，魏延攔住。軍師使計捉了姜維，又收了秦川。軍師見姜維一貌非俗，見所為降伏軍士。姜維拜武侯為父。

前後數日，軍師引軍北至街亭關，西川指日而得。屯軍三個月，無計可取其關。一日，上大夫伊籍令人將書遠見軍師，又言大夫寫來的家書，見軍師讀了，慌速令人打撲了。至來日，叫姜維至，曰：「吾歸川也。去的急速，恐失西川。」附耳低言，說與姜維。維受了計，軍師上路。姜維權了：「軍師說與我計。」來日，引軍五萬在街亭西（三十）裡下寨。

後說街亭把軍官老將夏侯惇言：「姜維移寨在街亭西三十里，有一條澗，東西三百步闊，南北到一百里長，下寨是危地也。吾怕者諸葛，誰識辱子姜維。」

當夜引軍來劫姜維寨，寨中無一人。四面伏軍皆起，魏延眾官殺夏侯惇直西奔。後有姜維占了街亭，亂軍內走了夏侯惇。

卻說軍師回到成郭府，眾官接看。軍師仗劍入內，直至殿上，見少主與闖宦黃皓並坐作樂。軍師高叫一聲如雷，大罵：「官奴黃皓怎敢。」黃皓慌速而起，軍師使人鎖了黃皓，後拜舞見少主。少主無言支對，但言：「不知軍師到來。」諸葛辭帝歸宅。

至來日，文武朝見，軍師對帝仰天大慟。又思：「先帝起義破黃巾，鞍不離馬，甲不離身，相待三十餘年，收得川，闖奴幾乎壞了。」軍師再言：「陛下不聞，漢靈帝寵十學士以為闖奴，壞了天下。老臣非為欺君，先帝以陛下托臣。臣死，失了天下，陛下之過，臣在，失了天下，老臣之過。又思吳越之時，二十年不解衣甲，皆為西施也。陛下愛驢闖奴，萬代史官罵名。」少主無言可對，悲先君神。文武拜舞畢，把黃皓街市萬刀，痛壞家族。少主對軍師請罪，軍師言曰：「老臣為主公天下也。」帝排宴數日，軍師上馬出關，再出祁山第三。

【鍾呂女冠子】

暮暑朝寒，茅廬三顧，似此大賢希少。如雞哺食，如魚得水，高可眾人難到。獨自向當陽，困守烏林，向赤壁大推曹操。安荊楚，取西川，使定軍山夏侯淵夭，托孤讓位，再和吳國，七擒孟獲好妙。降姜維，為師範，因木牛流馬機略。化定山戎國，斬王雙，使張郃，司馬保，怎知秋原上，惟有暮雲衰草。

後有蘇東坡作廟贊，

密如神鬼，疾若風雷，

進不可當，退不可追，

晝不可攻，夜不可襲，

多不可敵，少不可欺，

煎後應會，左右指揮，

移五行之性，交四時之令。

人也，神也，仙也。吾不知之，真臥龍也。

【諸葛斬馬謖】

說軍師數日到街亭，問眾官，姜維，魏延殺魏軍一陣，收了街亭。軍師大喜。

後說老將夏侯惇入長安見帝，曹芳拜司馬懿為元帥，引軍二十萬，一月到街亭，離五十里下寨。司馬懿不識諸葛，相拒半月，關平來搦戰，破司馬殺一陣。呂凱搦戰，又被司馬殺數陣，司馬懿曰：「吾聞諸葛名聞天下，今老矣。」

有日，諸葛與司馬懿對陣，諸葛大敗，魏軍趕離街亭四十里有餘，入祁山，前有魏延攔住，後有諸葛，左有姜維，右有楊儀，伏軍皆起。諸葛殺魏軍一晝夜，十萬軍無三千人回，使司馬懿換袍得脫。司馬懿離街亭八十里下寨，不敢正視街亭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益州成都府，帝坐，有上大夫言：「街亭諸葛反也。」帝問文武：「倘反了軍師，西川不能作主。」伊籍對帝言：「軍師不反。交使命去宣，軍師若來，不反。若不來，即反。」帝遣使宣諸葛，臨朝見帝，帝說此事，諸葛說：「此司馬懿計也。」帝點首：「卿言當也。」

筵會數日，軍師再出祁山第四。前到隔茅關，又名街亭，離關五十里，眾官接著，又行四十里下寨。諸葛問：「街亭怎生。」有佐貳官楊儀，姜維言曰：「馬謖失了街亭。」諸葛大驚：「此乃拒險之地，如何失了。」姜維言：「馬謖帶酒，司馬懿搦戰，馬謖出戰，魏延勸，連罵數句，眾官勸不住。馬謖又罵太守，言，軍師者，吾乃鄉人也，吾失了城不礙。魏軍先晒了馬謖，眾官去殺，後失了街亭。」軍師令人喚到當面，問馬謖，無言支對，推出交斬。

眾官告不得，斬了馬謖。

【孔明百箭射張郃】

卻說諸葛屢次奪街亭不得，遂取婦人衣裳頭面，叫司馬懿：「好漢下城來。」司馬懿坐甲不出城，相拒半年。

有日，探事人告皇丈上邊。司馬懿急引眾官接入城，乃魏將皇丈張郃，筵會半月。一日，武侯引三千軍，輕弓短箭，善馬熟人，軍師素車一輛，令人罵司馬懿。有張郃言：「爾乃魏之名將，諸葛罵您，眾官無入敢出。」司馬言曰：「諸葛無人可當。」張郃帶酒，引軍三萬出城，司馬懿告：「太師老矣。」張郃言：「奉聖旨來此，諸葛搦戰，元帥不出，弱了魏家威風。」眾官勸不住，出與武侯對陣，武侯大敗。張郃趕到數里，見漢軍皆散，張郃在軍前，武侯偃身回見。張郃死在軍前，司馬相殺，武侯殿後。有楊儀使計奪了街亭。司馬懿西北六十里下寨，虎視街亭。

又相拒了數日，告軍師，有暗詔上邊，武侯看了，留姜維權了。軍師走馬入朝，至成都府見帝，言：「江南孫權死，孫亮為吳主，改建興元年。」諸葛奏帝：「使上大夫伊籍將萬貫金珠，赴江南弔喪。」再言：「恐江吳作患，御宴數日，辭帝東出劍關，再出祁山第五。軍師到街亭。」

後說司馬懿昇帳而坐，與眾官評議。元帥言：「自古及今，未曾見諸葛為帥，無計可料。又數日，元帥師行，離寨無三里，見漢將周倉使木牛流馬運糧，使步陟將鄧艾引軍三陟千，奪木牛流馬十數支。元帥令營內木匠拆開木牛流馬，覷長短高下，尺寸方圓，依法造數百餘支，令人提木杵打一下，可行數步，司馬懿言曰：「諸葛木牛流馬，打一杵可行三百步，上路運糧，在寨內聽的聽的打不動。諸葛別有甚法。」

又數日，見護將三百軍赴寨前，周倉帶酒，高叫元帥：「軍師交我下戰書來，迎敵見贏輸。不戰即合納降。爾為魏之名將，何為閉門不出。」元帥言：「周倉帶酒。」令左右人取酒與周倉吃，吃的大醉。司馬言：「多與金珠財寶，諸葛木牛流馬，打一杵可行三百餘步。我造木牛流馬，打一杵只行數步。有甚法度，你說與我，我與你萬貫金珠，可受滿家富貴。」周倉笑曰：「軍師木牛流馬，提杵人皆念木牛流馬經。」又言：「打木牛流馬者，皆是我管。今夜入寨，寫木牛流馬經獻與元帥。」司馬大喜，與周倉三十貫金珠，兩匹好馬。「若周倉你寫來，交你富貴不可盡言。」

後三日再來，司馬慌接，令左右人將來。周倉去了，司馬接著大驚。乃是武侯親筆寫來，言，

「自古將材，無五人會造木牛流馬。爾為魏之名將，問我學木牛流馬經，後人豈不笑耳。」

司馬碎其紙。

【孔明出師】

延熙十七年，少主詔宣諸葛言：「西川大旱，濯錦江漲溢不可當。」諸葛看江水漲溢，其意不祥。諸葛走馬入朝見帝，但內裡造成無用之物，賣於街市，藏庫金珠，但與官員，內無用之物，亦賣於街市，回買糧食。數日，糴米糧勿知其數，一半在帝都城，一半在定軍山。使知心有見識的，把了定軍山。看濯錦江一口，名曰金沙口，兩壁岸相離十里有餘，東西下萬丈長。軍師令人探金沙口，其水沒一丈深。軍師自思：「今次出祁山，恐江吳賊人作患。」五十處起爐，或銅或鐵，鑄長柱百條，鋼鐵柱上有個大竅眼。又令石匠造石柱五百條。令鐵匠造一寸透大小索，打數百餘條。三件置造銅鐵石，可用五萬人，一發修造，一年半可了，安置了南北七里闊，東西二十里長，鐵鎖相串，名曰【鐵鎖渠塘】南北兩岸，使軍二萬，名將四員，守把隘口，竊恐令軍馬入界。

軍師回益州成都府見少主，少主御宴數日。軍師言：「今取關西長安，復興大漢。」帝喜。酒帶半酣，諸葛忽然仆地，口鼻血出。帝大驚，文武急救起。諸葛奏曰：「老臣自出茅廬四十餘年，與陛下徵吳滅魏，使臣寸心萬段。」帝言：「休取關西，告軍師把界軍勾入成都府。」諸葛再奏：「此事不可。異日取笑史官。陛下效學堯，舜，禹，湯。莫學桀紂之輩。倘失天下，萬代罵名。臣今年欲取關西，不得不歸。」少主數次苦留諸葛，諸葛不肯。帝送上路。

又說武侯東出劍關，夫人辭軍師欲回，諸葛曰：「吾有一子懦弱，恐為官污吾清名。有桑八百株，田五十頃，足為活計。」諸葛與夫人言別，東出祁山。

【秋風五丈原】

前後一百輛車。行數日，司馬懿知，伏軍忽起。軍師百輛車分為四面，使魏軍不得近前，又數日，姜維引眾管接軍師入街亭。

前後一月，下戰書幾度司馬出戰，諸葛又思：「司馬屯軍塔下，半月餘軍行，衣甲襖不離身，多生瘡病。」令姜維，楊儀劫寨，殺司馬懿五萬軍皆散。軍師言：「大雨降。」急令人{革瓦}{革利}油衣傘。其大雨降日餘方止。

諸葛引軍三千，數員名將，下街亭私行，姜維道：「何意。」軍師附耳低言，說與姜維言：「我太歲大小運並。」軍師引手下三千軍，離街亭約百里，有一大樹，西見一莊。令人喚出一娘當面，問：「此處屬那裡。」娘娘言：「祁山岐州鳳翔府，此乃是黃婆店。」又問：「今歲好大雨。」娘娘言：「臥龍昇天，豈無大雨。」娘娘又言：「官人勿罪。豈不聞君亡白帝，臣死黃婆。」軍師思，果有此言。又問：「西高山甚名。」娘娘言：「秋風五丈原也。」言華，娘娘化風而去，不知所在。

軍師軍屯於上。軍師自思：「前者老婦所言，實為不祥，不曾放下心腸。」又思：「司馬懿善能守待，真將材也。」

軍師臥病，前後月餘，針藥不能療治，口鼻血出。姜維告師父：「師父善能通醫，豈不能治己病。」諸葛言，自二十九歲出茅廬，與君用心四十餘年，方得川地，使我寸心萬段。」驀聽得寨門前鬧，姜維出探，見魏延來，言：「軍師有事，我管軍師印信。」軍師不語，叫魏延至，言曰：「三十年前，荊州因收江下四郡，將軍方可降漢，於國累建大功。吾死，魏延為帥懸印。」魏延喜而出。

又數日，叫楊儀，姜維，趙雲眾太尉近前，軍師哭而告曰：「吾死，可將骨殖歸川。」眾人皆泣下。

【將星墜孔明營】

當夜，軍師扶著一軍，左手把印，右手提劍，披頭，點一盞燈，用水一盆，黑雞子一個，下在盆中，壓住將星，武侯歸天。姜維掛起先君神，斬了魏延。

後有詩為證，

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柏森森。

映階碧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。

三顧頻繁天下計，兩朝開濟老臣心。

出師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淚滿襟。

軍中一發哭起來，哀聲動地。百姓奔告司馬懿言：「武侯身死。」司馬聞之，領軍來劫武侯屍。

即時兩軍對陣。司馬曰：「吾懼者武侯。今死，可留下武侯之屍，若不留下，使片甲不回。」姜維大怒，縱馬橫刀，直取司馬，二人交戰，不數合，姜維敗走，司馬後趕。鑼聲一響，橫處一彪軍殺將來，乃楊儀。司馬當不住，回走，四下伏軍盡起。司馬大敗，軍折大半，還寨更不敢出。長安為之言曰：「死諸葛能走活仲達。」仲達聞之，笑曰：「吾料其生，豈料其死。」

卻說眾將保諸癆 樞入川，漢帝接喪舉哀，痛哭不止。即選山陵而葬之，立廟致祭，封為忠武侯。百姓聞之，如喪考妣。武侯治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用兵賞罰肅，號令明。以此軍民愛之。

卻說司馬懿引軍看諸葛營寨，嘆曰：「天下奇才也。」遂誅而祭之。至當夜，狂風過處，見一神人言：「軍師令我來送書。」司馬接看，書中之意，略云，

吾死，漢之天命，尚有三十年。若漢亡，魏亦滅，吳次之，爾宗必有一統。若爾執迷妄舉，禍及爾也。

司馬懿罷，有不從之意。神人大喝，司馬諾諾言曰：「願從軍師之令。」神人遂推司馬倒地，叫聲不迭。覺來卻是一夢。以此，司馬各立邊疆不與漢爭鋒。還朝。

有魏王昏暗日甚，司馬不能正，大丞相曹爽弄權。司馬遂舉兵誅曹爽，廢魏王，立起高貴鄉公。司馬權勝，帝不能禁。帝與眾謀，欲殺司馬。司馬知之，以賈充弑帝，立起少帝。天下之權，盡歸司馬。少帝拱手而已。遂加司馬為晉王，少帝禪位於司馬，封少帝為陳留王。漢獻帝聞之，笑而死。

晉王使鄧艾，鍾會入川伐漢，元帥姜維徵西涼國，以此鄧艾軍疾入川，漢帝欲降。有宰相譙王諫帝曰：「當使父子君臣背城一戰，同死社稷，以見先帝，奈何降乎。」帝不聽。王譙致祭，哭漢昭烈廟，先殺妻子，後自刎。漢帝敕諸邊將皆降。姜維得詔，及眾將怒，以刀斫石，不得已而降。晉王封漢帝為扶風郡王。走了漢帝外孫劉淵，投北安了。又領大將王濬，王渾伐吳。吳敗，吳主孫皓降晉。武帝詔孫皓筵會。有奸臣賈充，問孫皓曰：「聞君在江南，剝人眼睛，剝人面皮，何等刑法。」皓曰：「為人臣弑其君，奸佞不忠者，加此等刑。」賈充聞語，羞愧而止。

劉淵幼而雋異，尊儒重道，博習經史，兼學武事。及長，猿臂善射，氣力過人。豪傑名士歸之。其子劉聰，驍勇絕人，博涉經史，善屬文，彎弓三百斤。京師名士與之交結，聚英豪數十萬眾，都於左國城，天下歸之者眾。劉淵謂眾曰：「漢有天下久長，恩結於民。吾乃漢之外甥，舅氏被晉所虜，吾何不與報仇。」遂認舅氏之姓曰劉，建國曰漢。遂作漢祖故事，稱漢王，改元元熙，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，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。立其妻呼延氏為後。劉宣為相，崔游為御史，劉宏為太尉，危隆為大鴻臚卿，朱怨為太常卿，陳達為門侍，其姪劉曜為建武將軍。三年正月，徙都平陽府，即皇帝位。

卻有晉武帝崩，立晉惠帝。不通人事，聞御苑蝦蟆鳴，問左右曰：「此蟲鳴，為公邪，為私邪。」有此昏愚，不知世事。內有皇后，賈充之女，淫妒無子，令人出內門，見市中男子年少，生得美者，裝為婦人，入宮與之淫泆，情足殺之，因此國內大亂。惠帝死，立起懷帝。

卻說漢王，領軍數十萬，前至洛陽伐晉。晉懷帝出迎敵，陣敗，漢兵執之，殺而祭於劉禪之廟。又有晉愍帝位於長安。漢王遣劉曜徵之，遂虜晉愍帝，遂納晉惠帝羊皇后為妻，遂送晉帝於平陽郡。漢王遂滅晉國，即漢皇帝位，遂朝漢高祖廟，又漢文帝廟，漢光武廟，漢昭烈皇帝廟，漢懷帝劉禪廟而祭之，大赦天下。

漢君懦弱曹吾霸，昭烈英雄蜀帝都。

司馬仲達平三國，劉淵興漢鞏皇圖。